

小说

舞蹈家的影子

●许廷旺

莫托是位著名的舞蹈家,他每年的演出行程排得满满的。最近一段时间,莫托遇到一件奇怪的事。
“舞蹈家先生,”演出结束后,一位观众拦住了莫托,“您是独舞吗?”
莫托一愣,他不止一次遇到这种问题。
“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,刚才是我一个人独舞!”莫托诚恳地说。
“可我感觉有两个人表演。”观众一脸若有所思,“那个人一定是您的舞伴,而且他的舞技只在您之上。”
“不可能!的确是我一人独舞。”莫托重申了一遍。
只要看看观众的表情,莫托就知道,他的回答并没有令对方满意。
这时,又有观众走了过来,大家团团围住莫托,七嘴八舌议论开了:
“我明明看见有两个人跳舞,您怎么说只有一个人呢?”
“您是不是有所顾虑,不方便,或者说不好意思向外界透露?”
“或者等机会成熟了再透露?”
……
莫托摆摆手,“我用我的名誉做担保,我说的每句话都是认真的。”
莫托把诚信作为人生的第一准则。
“我们明明看到了。”还是有人不满意莫托的回答。
每次演出后,莫托都会遇到这种奇怪的问题,明明演出的只有他一人,偏偏就有人说,还有另一个人陪在他左右。不仅观众这样问,就连好朋友也这样问他。
“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?”朋友弄出一个夸张的表情,“到时宣布一个爆炸性的新闻!”
“什么呀!”莫托笑了,被逗笑的,“这么多年了,你见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?”
朋友想了想,最后说道:“你看看这个,就知道这问

题不是空穴来风。”
朋友放了一段视频,那是莫托一个人的独舞。莫托暗暗吃惊,视频中,确实有个人配合他,他随他起舞,时而左右,时而身后。整个过程,那个人与他配合得天衣无缝,就像合作了多年的伙伴。这个人又是谁呢?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舞伴,也没有这样合作过的伙伴。
视频放完了,莫托彻底惊呆了,他不得不承认,在舞台上,在他身边确实有个人。这个人简直就像传说中的武林高手,来无影去无踪,出神入化。不,他不仅是武林中的高手,而且舞技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,只在他之上,而不是在他之下。不可思议的是,直到视频结束,莫托也没有看清此人的面目。看来,他身边确实隐藏着一个神秘人。他又是谁呢?他为什么要与自己同台献艺呢?
“他是谁?”朋友小声问道。
莫托呆若木鸡,把认识的人在脑海中过滤了一遍,最后无奈地摇摇头。
“你不承认?”
“不,”莫托黑白分明的大眼看着朋友,“我身边确实有这样一个人,可我根本不认识他!”
这件事不了了之。
莫托虽然是著名舞蹈家,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,每次的演出都精益求精。加上四处奔波,莫托病倒了。这次病得很严重,演出的日子快到了,病情仍没有好转。莫托心急如焚,明天就要演出了,可他的病情……忽然,他想起那个神秘人,如果有他,或许能替他解燃眉之急。莫托想到这儿,笑了,虽然他不得不承认身边有个神秘人,可那都是虚幻的,他怎么会有这种糊涂的想法呢?再说了,这也不符合他为人处事的准则。
莫托呆呆地坐在房间。不知什么时候,房间里传来簌簌的响声,他并没有往心里去。响声越来越大,莫托打量着房间,一个人影从他面前飞了过去,莫托仍没有往心里去,直到人影第二次从眼前飞过,才引起他

的注意。莫托暗暗思忖,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,怎么会有人影呢?或许急火攻心,他看花眼了。
莫托揉揉眼,这次,他终于看清了,屋里确实有人影,在他面前晃来晃去。
“谁?”莫托站了起来,向人影走去。
人影没有走,也没有逃,迎面站好。
莫托惊出一身冷汗,他面前站着一个人影,对!人影,而不是人!人影薄薄的,却有模有样,很像一个人。
“你是谁?为什么来我房间?”莫托抛出一连串问题。
人影不说话,不过,从站相看,人影也在打量他。
莫托打量着人影,人影轮廓分明,身材修长,长胳膊长腿,宽肩窄腰,圆臀……人影很像一个人……莫托脑袋“嗡”的一下,难道那个与他同台献艺的神人就是他,就是陪伴了自己多年的,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自己——影子。
“你是我的影子?”莫托兴奋地问道。
影子没有说话,点了一下头。
影子当然不能说话了。
“每次演出的独舞,都是你与我伴舞?”莫托紧走两步,紧紧抓住影子的手,可他感觉手里什么也没有抓到,“不好意思,我弄疼了你。告诉我,观众说的那个人,还有朋友说的那个人,就是你,也就是我的影子……”
影子再次点了一下头。
“太好了!”莫托兴奋地跳了起来,世界上最成功的舞蹈家莫过于自己的影子都会跳舞,而且舞技超群。这是他多年潜心钻研舞技,心无旁骛的结果,也是影子多年耳濡目染的结果。
莫托欣喜地打量着影子。
怪了,影子动了起来,在莫托面前舞来舞去。看来,不愧是自己的影子,没事的时候,就练习舞蹈。如果影子能说话就好了,一人一影畅谈,该是件多么奇妙的事情。
即使面对莫托一个人,影子也跳得很认真,一板一眼,就像在舞台上给观众演出一样投入。

想到舞台,莫托好好的心情又没了,明天就有他的演出,现在,他病成这个样子,如何向观众交待啊?
“影子,我有件烦心事,”莫托摆摆手,“算了,说了你也不知道!”
莫托再找影子时,影子不见了。莫托还是发现了影子,影子躲在房间的某个角落里。他仔细一看,一脸惊喜,影子严阵以待,就像他每次上台做准备。“咚”,莫托发出一个音节,影子心领神会,随音节翩翩起舞,那一招一式,抬手落足……有模有样。
莫托被影子的表演吸引住了,视线久久地留在影子身上。
影子跳完舞蹈,转过身,面向他,深鞠一躬,挥手致意。
莫托笑了,即使面对他一个人,影子演出也是如此认真,它把房间当成了舞台,把他当成了观众,虽然只有他一个观众。莫托眼前又浮现影子跳的那段舞蹈……莫托猛地站了起来,影子跳的那段舞,是他明天将要演出的节目。影子之所以要在他面前跳这段舞,难道影子要替他演出?
“你要替我演出?”莫托紧紧抓住影子,一连串的问题又抛了出来,“那是真正的舞台,你能行吗?万一被观众发现了怎么办……还有,你会跳这段舞吗?”
莫托说完狠狠捶了一下自己的头,他不是明明看到影子跳舞了嘛,影子不是与他多次同台演出过嘛……他怎么问这种幼稚的问题?
影子郑重地点了一下头!
“太好了!”莫托把影子抱在怀里。
第二天的演出如期举行,影子代替莫托的演出异常成功。遗憾的是,这次,莫托的朋友,还有一些观众,只看到了莫托一人独舞。
千万不要以为,从此以后,莫托以影子为替身,投机取巧了。莫托把舞蹈视为生命,根本不会有这种想法。在舞台上,他与影子经常配合,献给观众最佳舞蹈。

散文

哭鼻子

●澈格伦

路边的杏花开了,有深粉、有浅粉,相应之间十分好看,想起小时候,山上那漫山遍野的杏花,也想起那个爱哭鼻子的自己。
小时候,我家住在一处山脚下。20世纪90年代,在北方偏僻角落的小镇上的城郊,物质匮乏。我们的房子是父亲用几年的积蓄买了砖和水泥,请了两位帮工自己设计自己盖的。一条窄窄的走廊隔出两个空间,一边是卧室,一边是客厅,走廊尽头是不宽敞的厨房,加一个类似储物间的小屋子,一座房子就完成了。家具有三件,父亲的木匠朋友送的一个立柜,一个碗架和两个单人沙发,其他置物收纳的都是母亲用各种零碎的木板搭建起来的,喜欢干净整洁的母亲还在上面铺上白色类似针织的布罩,也就显得有模有样了。
玩具是没有的,盘子、碗残留在陶瓷碎片、破旧电子产品、弹簧、玻璃碴子和俯拾即是树枝、石头。但是住在背靠一座山的房子里,七岁的小女孩就拥有了很多。夏天疯长的绿草野花,秋天满地的落叶松针,冬天茫茫的白雪还有春天漫山的杏花,都藏着无尽的乐趣。哭鼻子了我就爬到我家正背后的小山顶,“俯瞰”我们这一片高高低低的房子,我家变得那么小,那么远,呼吸顺畅了,心里也舒坦了,眼角的泪瞬间就干了。
我爱哭鼻子是出了名的,近亲近邻,大人小孩,凡是知道我的都知道我是个爱哭鬼。母亲做我不爱吃的

小米饭我会哭,哥哥不带我玩会哭,和周围小孩儿玩被嫌弃玩得不好会哭。母亲说,在我五个多月大的时候她因为要上班把我送到了邻居老奶家。那时候的我爱哭,不爱哭,老奶家还收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女孩,特别爱哭,每次她坐在炕上要摸或摘窗台花盆里的花,我就会拍她的手,她就哭,而我坐在奶妈腿上满是“得意”。可似乎从记事开始,我就变得爱哭了。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一直都只有母亲和哥哥,每天母亲骑着二八自行车,前面驮着我,后面载着哥哥,来回穿梭在“城区”和郊区之间。每天吃饭是我们三个,睡觉是我们三个,春天在院子里翻地种菜做大酱,夏天压井浇水听蝉鸣吃西瓜,秋天摘西红柿、挖土豆、搬白菜,冬天猫在屋子里看院里晾衣绳上冻得定型的衣服裤子,一直都是我们三个。所以我的家长会上没有父亲,我的毕业典礼上没有父亲,我上台领奖的时候没有父亲。
在乡镇工作的父亲十天半个月才会回来一次,那也是后来我大一点才有的印象。父亲严肃又很爱生气,即便是偶尔回来也并没有带来额外的温暖。我必须听话懂事,一不小心就会挨训。比如父亲看报纸的时候我蹦蹦跳跳打了他会挨训,他睡觉的时候我弄出声响会挨训,吃饭挑食不吃芹菜会挨训。挨训我就委屈,就会哭鼻子,而这会让父亲更加愤怒,小时候他说过最多的话就是“我最讨厌爱哭的人”。而这似乎成了魔咒,我

越来越爱哭。起床晚了怕迟到会哭,考试成绩不理想会哭,参加不上鼓号队还是会哭。最夸张的一次,是我想要一台红色自行车,我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这个要求,被父母同时拒绝,毫无悬念,我又哭了,而且哭得停不下来。前后总共三天,我没怎么吃饭,一直哭,时而嚎啕大哭,累了就默默哭泣,然后再嚎啕大哭,晚上做梦也在哭,我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眼泪,只觉得有一股源源不断的委屈生长在我心里,化成一滴一滴眼泪不停地流,怎么都压不下去。最后,我如愿得到了红色自行车,可当我骑上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开心。
之后,我再也没有在父亲面前哭过。九岁做疝气手术,我自己走进吹着冷气的手术室,全身颤抖,不哭;十岁扁桃腺手术,嘴里喷麻药、大夫把大钳子伸进我嘴里,我端着被切下来的扁桃腺走出处置室,不哭;十四岁考上高中,第一次离家住宿,父母帮我安顿好要离开,我笑着挥手,不哭;十七岁考上大学,独自坐上去往呼和浩特方向的火车,在窗边看着站台上的父母,不哭。其实,我还是爱哭,只是学会了躲起来哭。高中时挂掉给父母的话,在校园里边走边哭;大学时丢了手机,坐在马路边抽泣着哭;读研究生时去蒙古国交流学习一年,为了省下跨国的机票钱,唯一一次过年没回家,站在留学生宿舍的窗边对着异国的街道哽咽着哭。
成家之后,似乎随时都可以哭鼻子,可是心里的委

屈却没有因为哭的畅快而消失,挤在胸口,我一直觉得自己疏解得很好,可每次难过那股委屈又浮起来,始终没有散去。后来我有两次在父亲面前掉过眼泪。在哥哥的订婚宴上,父亲喝醉了,一开始趾高气扬一直夸自己夸儿子的他忽然坐进椅子里蔫了,耷拉着脑袋喃喃了一句“我们都是为了孩子们幸福……”听到这句话的我在餐桌上就哭起来,所有人不知所措,想安慰却不知从何说起。四年前,我躺在手术床上即将被推入产房,父亲突然走过来弯腰对我说“姑娘,坚强点!”瞬间,一股热流冲击着我的眼眶,眼泪啪嗒落到了枕头上,我侧过脸……
去年夏天,父亲因为心脏不适住院,我去陪床。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不舒服住院调理,所以我并没有太多的担忧,白天陪他,晚上回家睡觉。一天傍晚,我刚回到家,医院打来电话说父亲病情加重,需要24小时陪护。我依然没有过多思虑,开上车赶往医院,开始了近两个月的日夜陪护。父亲的情况日渐糟糕,他从情绪激动不配合医生,到激烈地要求不符合他病情的饮食,到后来卧床,日夜不停地输液,最后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在告别仪式上,我站在他身边,平静地看着他,我很想哭,哭他从来没有认真听我说话,哭他从来不懂我的心意,哭他不知道我多么希望得到他的认可和肯定,哭他不懂表达爱……可是,没有眼泪流下。终于没有人再说“我最讨厌爱哭的人”了,可是我却不再哭了。

童话

爱奔跑的风滚草

●谭丽娜

在科尔沁沙地的边缘上,长着一棵沙蓬草,它还有个名字,叫风滚草。
爱运动的沙蓬草想到沙地上去。
邻居芨芨草好言相劝,说那鬼地方去不得。马兰花说去了就回不来。针茅草说最难听:“就你?去了根都扎不下,能活吗?再也跑不了?”
沙蓬草不吭声,假装自己在听。
晚上,沙蓬草梦见自己长大了,没有了根,身子轻得风一样,翻着眼头往沙地里滚。芨芨草在后面喊“你疯啦”,那声音越来越小,像蚊子叫。
沙蓬草醒过来,发现扎在沙土里的根开始松动了。
“我还是想去那边看看。”有一天沙蓬草说。
芨芨草抖了抖叶子:“那边?那边沙子烫脚,没水没泥土,蚂蚱都不往那边跳!”
“我就是想看看。”沙蓬草说。
“对,就是想去看看。”沙蓬草又说了一遍。
说完它就拔了自己的根。
有一根根须扎进了一块小石头缝里,拔的时候沙蓬草以为自己要断成两截了,很痛。
“别拔了!那个石头缝里有水!你傻啊!”芨芨草张大了嘴巴。
沙蓬草没有停,它知道那块石头缝里的水,凉丝丝的,每天早上喝一口,一天都不渴。
“噫儿”的一声,沙蓬草还是拔出来了,当最后一根根须离开泥土的时候,沙蓬草整个身子晃了一下,站不住了,歪倒在草地上,枯黄的草,金黄的沙。
风正好来了。
科尔沁草原春天的风,又硬又干,带着沙粒子。风把沙蓬草从地上掀起来,它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,

就已经在空中翻了三个滚。
“啊!啊……”沙蓬草在呼喊。
沙蓬草在风里滚着,整个身体都跟着动,它闭上眼睛,原来这就是滚啊!不是飞,也不是飘,是结结实实地翻筋斗,有时还弹跳很高,再重重摔下来,有撞击的痛感。
沙蓬草睁开眼,看见自己正从西拉木伦河上面飘过。河水蓝蓝的,装着蓝天,白云和自己。
沙蓬草看见自己的倒影,圆滚滚的,毛蓬蓬的,像个滚动的团团。
“还挺好看的。”它自言自语。
过了河,风又开始旋转,不知道转了多少圈,走出去多远,风一下就停了,像有人把开关关了。
沙蓬草摔下来,“噗”的一声掉进沙子里,只觉得自己的脚底板在冒烟,很烫,很疼,稍微一动,就陷下去,更烫,更疼。
“水……”它小声呼喊。
沙蓬草将身体卷起来了,软软的。
这时的沙蓬草想起芨芨草那句话:“没有根你会死的。”
沙蓬草在哭,眼里却流不出一滴水来。
就在沙蓬草感觉自己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,有个东西碰了碰它,轻轻的,软软的,湿湿的,像小狗的鼻子。
原来是一只沙狐,耳朵尖尖的,嘴巴上沾着沙子,一双眼睛又大又亮,正歪着头看它。
“你是吃的吗?”沙狐问。
沙蓬草说:“不是。”
“那你是啥?”
“我是一棵草,随风滚动的草。”
沙狐凑近,抽了两下鼻子:“草不是长在土里的吗?来这干啥?”
“我……我把根拔了,遇到了风。”
沙狐愣了一下,突然笑了。
“你有点傻,我还以为你是能吃的呢!”沙狐说。
沙蓬草浑身开始脆裂,酥碎,已经没了力气反驳,紧紧地闭上了眼。
过了一会,它感觉身下的沙子动了。沙狐在用前爪刨坑,刨得很快,沙子四处飞溅。
“你干嘛?”沙蓬草问。

“给你挖个坑。”沙狐说,“傻子不是该待在坑里吗?”
沙狐说话实在不好听。
不一会儿,它刨了一个不深不浅的坑,坑底的沙子颜色深一些,有凉爽的潮气。
“你下来呀。”沙狐说。
沙蓬草蹦进坑里。
沙狐静静地蹲在旁边,伸出舌头,舔了一下沙蓬草的根须。
它的舌头是湿的,暖的。
就那一下,有一根根须软了,自己开始往下钻,钻进了那层湿沙子里。接着是第二根,第三根,这也太神奇了。
沙蓬草活过来了,沙狐还在它旁边趴着,把下巴搁在沙子上:“你还走吗?”
“不走了。”沙蓬草说。停了一下,“那个……谢谢你。”
沙狐打了个哈欠:“谢啥!反正我现在就是想帮你。”
那天晚上,沙蓬草在沙地里扎了根,喝到了水,浑身有劲儿了,风来的时候它不再害怕。
阳光、水汽、风,轮流光顾着沙蓬草。沙蓬草生根,发芽,长叶,开花。花很小,不仔细看都看不见,可是,它一天一天在长大,沙狐常常来乘阴凉。
秋天到了,沙蓬草的根自己断了。
不是它拔的,是到了时候,根就会从最细的地方断掉。风一吹,沙蓬草又变成了一个草团,在沙地上滚起来。
这一次它不害怕了,它知道,种子会从它身上掉下去,掉在沙子上。好朋友沙狐会刨坑,会把种子埋起来。明年春天,这里会多一棵沙蓬草。
沙蓬草在沙地上滚了很远很远。有的种子落在沙丘背面,有的落在低洼处,有的落在沙狐窝旁边。
它滚到最后,身体已经空了,种子全撒光了。它就那么轻飘飘地躺在沙子上,像个空空的鸟窝。
芨芨草从风那里听说,沙地里长出了好多绿草,圆圆的,蓬蓬的,风一吹就滚,滚到哪儿就住到哪儿。
芨芨草摇了摇叶子,没说话。
风都走远了。
“那个傻瓜。”它说。
这一次不是骂人。

童诗
●许丽娜
士兵突击队 一枚小吃货说完,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。
喂眼睛 大自然妈妈念叨着:“春天用迎春花喂眼睛,夏天用荷花喂眼睛,秋天用菊花喂眼睛,冬天用梅花喂眼睛。”山山水水不乐意,田野不乐意,绿化带也不乐意!“我们也喂过眼睛呀!”
告状精 小柳絮说,她们只是互相追着玩,从来没招惹过阿嚏,反倒是忽然而来的阿嚏,吓了她们一跳!
尴尬 草莓姑娘好苦恼,浑身都是斑斑点点。“唉,千里万里,哪里有我的祛斑师?”
没办法的事 丁香姑娘不想剃寸头,是没办法的事。它们是丁香,也是绿化带。
猫猫狗狗不想穿各种衣服,是没办法的事。它们是猫猫狗狗,也是宠物。
路灯不想一直站岗,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它们是路灯,也是固定设施。世界上有那么多没办法的事,需要太多会想办法的人。



儿童文学作品集版(一)